

历史备忘书系

主编 李辉

李应宗 编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 生 备 忘 录



D926.8

L310

研
生
备
忘
录

李应宗
编

· 894898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生备忘录/李应宗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0

(历史备忘书系/李 辉主编)

ISBN 7-5354-1997-6

I.新…

II.李…

III.①劳动教养-湖北-史料-②劳动改造-湖北-史料

IV.D926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1971 号

责任编辑:陈辉平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王祥林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核工业中南三〇九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4.75 插页:4

版次:2000 年月 4 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04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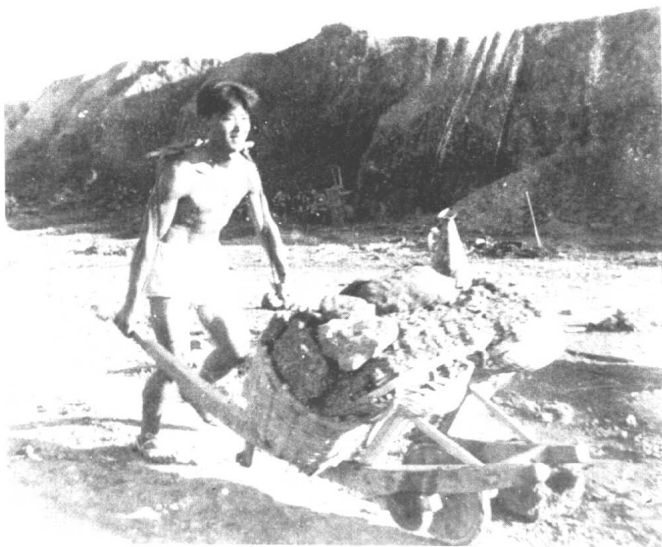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5354-1997-6/D·2 定价:20.00 元(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一部鸡公车，一个喇叭筒，推车脚不歇，宣传口不停，生产与宣传，齐放大“卫星”。

（周演配诗）

1959年春天的早晨，李应宗摄于株州枢纽站工地。



这是1959年夏天的工地场景



用铁斗车运上石。
这是1959年夏秋之间株州
枢纽站工地最热烈的阶段。



四十年前劳动教养中的李应
宗，当时年方二十七岁。“5.1”
奖的汗衫是竞赛中的奖品。



前排左起：王 果 柏 原 周 演
后排左起：朱 正 俞润泉 杜饶三 邹 敦 李应宗



这是1958年秋天“双周劳动竞赛”中劳教人员挑土竞赛的场面。前二人为李应宗、王球坤。



这都是当年在新生工程队四中队劳动教养的“同学”，现在还活着的“右派分子”。左起：谭松秀、汤之仲、王果、吴湘、李应宗。他们最小的67岁，年长的已是80高龄。（摄于1999年3月24日）

“历史备忘书系”总序

李 辉

世纪之交，百年回眸，千禧之年……人人争说世纪末，或者展望新世纪，似乎都陶醉在诸如此类的词语之中了，仿佛只是到了如此关节，日月起落季节转换才开始真正具备历史意义；仿佛过去以往的岁月流逝，仅仅是为了这一时刻的引人注目，为了在无限延伸的时间行程中凸现出孤傲身影。

其实历史每时每刻都以同样的步履行走着，世纪之交、千年之交的那一天，也不过是同样的日起日落。不错，世纪转换时候的欢呼雀跃当然会令人有一种别样感受，但假如仅仅是将之纳入流行或畅销之类的炒作，或者虚张声势，不切实际能来一次新的千年、新的百年的展望，用一些空洞美妙的词句来掩饰思想的苍白，那么，还不如扎扎实实地站在现实土壤上，在斑斓缤纷、扑朔迷离的背景中，冷静、客观地把历史细细梳理。惟此，展望或者梦想，才不至于过于空泛。过于一厢情愿。

梳理历史诚然需要宏观描述和概念的归纳，但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大量的历史事实、细节之上，不然就会失之于片面、

笼统、甚至虚假。时间从来不会有季节省略，历史当然也不应该有空白。用更多的历史档案和回忆来填充被人们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空白，这便是主编这套“历史备忘书系”的初衷。在此之前，我曾先后参与策划“火凤凰文库”和主编“沧桑文丛”，现在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支持，再次推出“历史备忘书系”，这是以往两套丛书的自然延伸，同时又有所侧重与发展。曾有过主编“民间档案”和“个人记忆”两套丛书的想法，如今“历史备忘书系”合二为一，试图为行将过去的世纪，留下多层次、多角度、具有民间性、最具个人化的史实记录。

“历史备忘书系”将更强调“民间档案”的特点，作者来自世界各地，名气无大小之分，大事件中的小人物，小人物的命运，或悲、或喜、悲喜交替，生活的原生态，常常更能反映出历史的本相，因之各种作者均有择选的必要与价值。形式也可多种多样，日记、信件、交代、采访实录、回忆录，视内容而定。而且我相信，原本不起眼的个人记录，愈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历史是一团混沌，是错综复杂的有机构成，那么，唯有方方面面上下下下各式各样的记录，才有可能接近其原貌，才有可能在繁多细节中凸现出冰山下的一角。

希望读者能够接受和喜欢这样一套并不取巧也不花哨的书系，也欢迎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，成为本书系的作者。

1999年10月26日，北京

序

朱 正

这一本书，是湖南省新生工程队出的油印小报《新生快报》的选辑。

反右派斗争中，湖南省也反出了一大批右派分子。到了1958年4月，要处理了，宣布了轻重不等的六种处理办法，最重的一种是劳动教养，这又分为两个档次，其中更加严重的，在送劳动教养的同时还要开除其公职。

我不知道确数。湖南省级各机关加上各大中小学被判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，包括开除公职和保留公职的，总有好几千吧。因人设事，因为突然出现了这么一支庞大的“劳动力”大军，于是临时组建起这个新生工程队。

新生工程队出的《新生快报》，每期由大队部分发到各工区各中队各分队，每个小组一份。当初大约也是作为对劳教人员进行政治教育的一种手段。四十多年之后再来看，它却成了一种有价值的史料，有助于人们了解当年右派分子劳动教养的情形。当年国务院《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》中说，劳动教养是“采用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”。至于是怎样

劳动、怎样教育的呢？看看当年的这一份快报，甚至只看看这个选本，也就可以得到一个颇为清晰的印象了。从一些表扬积极劳动积极改造的材料中，可以看到冒雨劳动、打晚班这些事情，就从这种表扬、赞颂等等正面报道中，可以看到劳动量、劳动强度有多大，每天的劳动时间有多长，这对于不少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，可说是真正做到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了。从快报上的那些批评材料中可以看到，一个人只要有了怎样的表现就会算做反改造分子。花样翻新的政治运动没有间隙地一个接着一个，批斗会不断，《新生快报》所没有反映的，是这些批斗会上少不了总要动手动脚，打人。在这些“交心”之类的运动中，稍一不慎，就有从劳教转为劳改的危险。大致说来，“劳”和“教”这两方面的情形就是如此。

读着这份快报，我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，就是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都采取了一种非常合作的态度，一些人是真诚地认罪悔罪，另一些人心里怎样想的不知道，反正嘴里总是表示认罪悔罪的。他们希望以这种态度求得宽恕，用当时的话来说，就是“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里来”。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。不论作怎样的努力，跟是否“回到人民队伍”其实并无多少关系。劳动教养究竟需要多久，是这些劳教人员人人在思考的题目。《新生快报》上刊登的好些政府干部对此所作的种种解释，仍说什么主要取决于自己改造的好坏等等，简直是对这些人的戏弄。

幸运的是，这一页历史终于翻过去了，我这个湖南省新生工程队二工区五中队的劳教人员，可以用这种批评的态度来谈这一段往事了。这也就表明中国在进步，而且还在不断进步的进程之中。已经有法学界人士提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第三十七条规定了“任何公民，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

或者人民法院决定，并由公安机关执行，不受逮捕”。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章第一节“刑罚的种类”中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编第六章“强制措施”中，都没有“劳动教养”这个项目。认为这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剥夺和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，从而提出了劳动教养的存废问题。可以预料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日益健全和完善，相信这一问题迟早总会解决。这本《新生快报》的选本，可以让人们看看劳动教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也许可以作为法学界讨论此一问题时候的一种旁证材料吧。如此说来，此书的出版，不但对于后世史家是一个贡献，就是对于推动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是一个贡献了。

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

目 录

“历史备忘录系”总序·····	李 辉 (1)
序·····	朱 正 (1)
关于这本书的来历·····	李应宗 (1)
李应宗和他收藏的《新生快报》·····	俞润泉 (9)
怪人怪事怪文献·····	江 帆 (19)
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·····	(27)
新生快报 (1958. 7. 12. —1959. 12. 8.)·····	(33)
附录：出“火”文物·····	(460)

关于这本书的来历

李应宗

翻阅文字资料，认识和了解列祖列宗及前辈的事情，对我们来说是“翻古”；记录我们今天的事情，等到将来，无疑也会变成“古”供后人去“翻”。因此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如果能留下一些记录今天的真实文字，供我们的子孙后代查阅、参考，当然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。四月的长沙，杂花生树，绿草如茵，风景如画，美不胜收。这时，我坐在湘江西畔的宿舍楼里，翻阅着积存的陈年报刊中的《新生快报》，那斑斑驳驳的文字如同幽灵一般跳窜出来，如烟的往事又像银幕上的镜头，活灵活现地在我的脑海中翻腾、浮现。果真是“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”啊……

时间回到1957年。那时举国上下，在“阳谋”、“毛毛雨”的诱惑下，五十多万的“右派分子”已落入陷阱，而我却是在1958年的春天才被“补充”进去的。我不是知识分子，只是一个在区粮食管理站工作的人员，1958年2月间，我们那单位才开展“大鸣大放”。26岁的我显然不谙世事，但血气方刚，全不知老于世故的“阳谋”、“阴谋”，加上生性爱提点意

见，对于区粮管站的领导人物，从来认为没有什么“了不起”。一个小小的科级并不是什么高官，非要凌驾别人之上，实在不正常。因此，我对领导的“小不敬”也就偶尔表露，形诸于词色。即使如此，我在“大鸣大放”时，向领导提的几条意见，写的几张大字报，也完全是为了搞好工作，从热爱祖国、爱护党的赤诚出发，既没有超出粮管站的范围，也没有“大不敬”的地方。谁能料到，在“反我就是反党”的荒谬逻辑推理下，粮管站硬是给了我一棒子，给我这个非知识分子戴上一顶“右派分子”的“桂冠”，终于使我“有幸”忝结斯文、叨陪末座了。

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，从来就是一个敢于与命运抗争、不怕死更不怕活的人。四十一年前，送我去劳动教养的情景，依然历历在目。当时粮管站书记找我说：“送你去学习锻炼一下，三个月或者半年，让思想得到改造，再回来好好工作。”我记得当时的心情在复杂中也有一些单纯，因为连续两三个月的反复批斗，也想脱离一下那种说也说不清，或者是无话可说的苦海。送我去集训班的人叫周梓梅，他原是个营业员，不久前才变为人事干部的。他很少讲话，只说了一句“好好锻炼吧，不久就会回来的”，把我交给“收右派”的人，他就“完成任务”了。临走时，才要我把工作证交给他。

我当时带去的行李卷上，还插着一支竹笛，笛子上系着两个金黄的穗子，当我在集训班打开被子的时候，比我先到的柏原觉得很惊奇。他问我：“你还带着笛子来干什么呀？”我说：“劳动学习之外，总可以吹吹笛子，快活一下嘛！”柏原笑笑，没有再讲话，那意思很明白：你呀，太天真了。

后来的境遇证明单位领导的那种说法，只是让你听起来觉得舒服一些，纯粹是骗人之术。也许，那时全国上下已统一了

口径吧。

进集训班时间不长，我们即开赴株洲铁路枢纽站工地，住在工棚里，生活越来越糟，头脑里的疑问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：把我打成右派分子肯定是个阴谋。我要用事实来证明整我的人才是犯了错误的人。不久，队上发下了《新生快报》，要各分队、小组学习、讨论，那是一张黄颜色的毛边纸油印的八开报纸，红蓝两色套印，编排、刻印倒是蛮精致的。我想，自己写的东西是无法保留下来的，这报纸是改造单位湖南省新生工程队办的，具体办报的两人，虽然是两名劳教人员，但报纸是在大队部直接掌握下出版的。这当然是一份最真实的、最好的记录。于是我细心地、一期一期地保存下来，有时为了缺少的一期报纸到处搜集，找到别的中队，别的工区，甚至到编辑部去寻觅。有一次，我发现邻队一个同学用《新生快报》包饼干，一看，正是我缺少的那一期，我用一块新买的手帕跟他换了回来，他不能理解地哈哈大笑。我到处留心，时时注意，有时找到撕破了的，就细心补好，有几张已是脏兮兮的，那是实在找不到了，只好让其充数，务使不缺。

当然，想法归想法，每天睁开眼睛起床后，总得面对现实。现实是什么呢？

——你必须“认罪认错”，必定得“口服心服”，否则，你就是同自己的皮肉过不去了，至少也得被“同学”们糟蹋一番。常常有这样的事：谁口出怨言了，谁“消极怠工”了，轻则开批判会，重则罚跪、挨打，甚至于“扣饭”（即大家吃饭时，不让你吃）。遭到“同学”们这样对待，你是投告无门的。“右派”内部这种相互整治的倾轧，当然是反映了人世的炎凉与悲哀，但这些整人的“同学”是受谁的指使，应当是不言而喻的。

——不合规章的、不近人情的事比比皆是，或者说，一切都是不正常的，你都得把一切不正常习以为常，否则，那种“不正常”就会正常地落到你的头上。

——劳动强度越来越大，尽管是被迫的劳动，但一定得称为“自觉的改造”。跃进是无止境的，狂热之中，干劲要一鼓再鼓，“卫星”要越放越高，难道血肉之躯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疲劳吗？稍有松懈，就得批判你“松劲疲沓情绪”，叫你不堪忍受。《新生快报》第 256 期登过作息时间表，出工时间早上五点那是坚决照办的，休息时间和收工时间可就决不按表行事了。夜晚加班常常是午夜 12 点收工，还得“感激政府干部的关怀”，还得流露所谓“对工地恋恋不舍”的情感。像我这样二十多岁的人咬牙忍受，还可以对付，有许多知识分子，从来没有这样“锻炼”过的，真是可怜。有一个年近花甲的徐伯纯，他挑起一担土，肩头耸得高高的。走慢了，后面的人还要叫“打拦路虎”，拼尽全身力气，到了卸土区，把担子一放就赶紧把腰伸直，他对此深有感慨地说，平时讲讲“如释重负”这个名词，不觉得怎么样，现在才体会到，“释重负”原来是如此痛快。在那种负重竞走的“竞赛”中，能够“胜任愉快”的并不多。这里，顺便讲一讲题外话，这一工程系新生工程队向广州铁路局承包的，整个工程是多少钱，劳教人员当然无从知晓，但整个枢纽站工程的劳务报酬，肯定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至于这些劳动积累或曰剩余价值，到了什么地方，作了什么用，也只能是一个问号罢了。

——解除劳动教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，当想起“我什么时候反了党”这种凝重的话题，特别是在黄昏将近的时刻，一种凄凉的感觉阵阵袭来，那种压抑，那种苦闷，不用念快板、唱山歌的苦中作乐来驱赶，难道你去大哭一场吗？若是你真的哭